

真學創聞

高鵬九敬題



興學創聞目錄

武訓遺像

序

俗話傳

文言傳併跋

南通演說詞

附錄江希張先生所著四書中季氏篇演說詞暨
王上將芝祥跋

興學創聞 目錄

行乞興學
堂邑義士武士訓像



題武訓遺像

杜陵老死謀廣廈徒託空談權不假希文已貴置義莊史筆大書淋漓
寫古人卓絕歎難爲乃得山東一丐者聞丐晝乞夜績麻爇爇獨宿無
室家苦積錙銖開義塾特爲鄉學興萌芽世人存儲畜妻子若獨自苦
眞愚耳古成大事皆兼愚我聞昔人亦如此政藝兩學精無倫作奸犯
科殊不似從來宅躬誠爲重祇有一心無兩用寶氣內含光燭天豈與
石火爭磨礱今日人盡頌君仁實心效者曾幾人一念進前一念却如
臨大敵色逡巡五嶽道遠漫言赴惟須逕情勿回顧日行數武不休歇
萬山雲程起跬步我不及見操杖几君身已死名不死一幅小照留人
間對之懍懍毛髮起

永新李臣淑

遇叟詢學圖

武訓少時見諸童自塾中歸而
異之因叩爲學之道於塾師該
師以其行乞而慢之訓自是乃
堅立學之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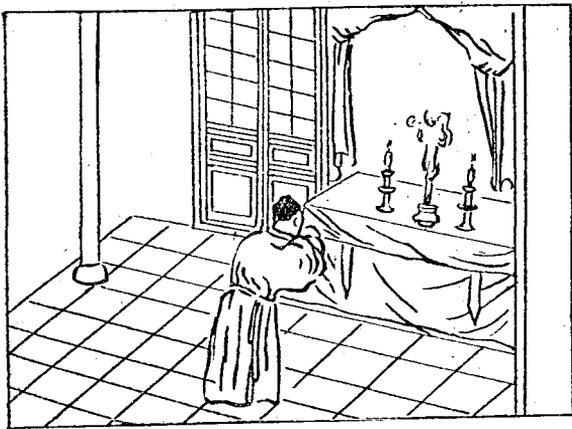
謁聖自誓圖

武訓既立興學之志乃赴孔子

廟內叩首祈禱并誓興辦義學

使貧民皆得聞聖人之道此其

辦辦義學之初步云



柳林立學圖

柳林集屬堂邑縣據該知事呈請
册云柳林義學地二百三十畝計
價四千餘千該學房屋一所計二
十間工料需價二千餘千刻尙日
見發達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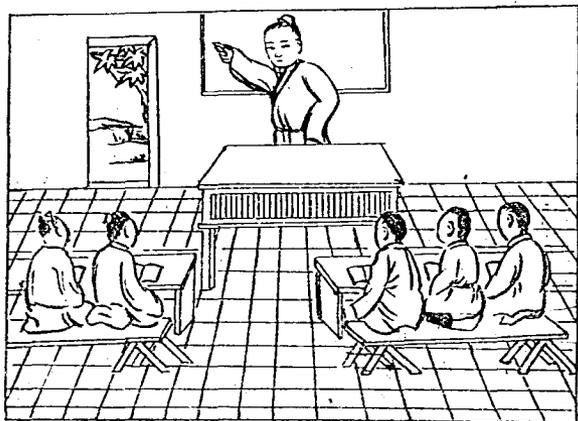
史巷立學圖

史巷屬臨清州據該知州稟請

此學地七畝價四百餘吊舖房

三所價一千五百餘吊基本金

一千三百餘吊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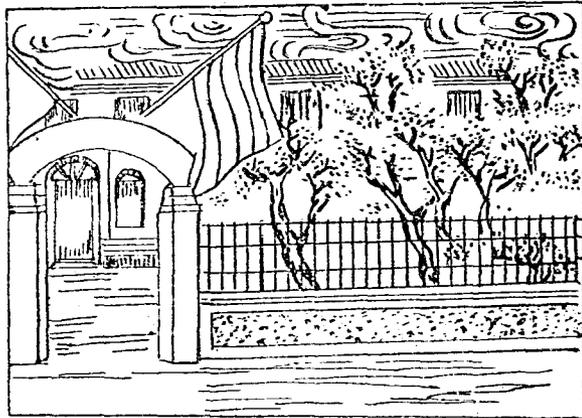


楊莊立學圖

楊莊屬館陶縣據該縣知事稟

楊莊義學基本金得捐款三百

餘吊云



興學創聞

興學創聞序

凡事出之常聞。則不欲觀。出之創聞。則相爭睹。此閱書者之恒情也。夫出之創聞。無論求之近今。縱橫三萬里。無其事。即求之往古。上下五千年。亦無其事。古今皆無。而爲一人所獨有者。孰有如我山東乞人武氏興學育才之事哉。秀耳其事久矣。當此

國家暨

各大憲汲汲興學之秋。每惜吾儕鄉人。善聞未廣。無從激發天良。共興學校。因開列堂邑乞人武氏。一生興學育才事實。稟呈

大中丞。

奏請刊印成書流傳。以資表揚。俾吾鄉人共知共聞。激發天良。同任義務。稿既竣。竊有感焉。夫楊子之爲我。不敵墨子之兼愛。墨子之兼愛。不敵孔子之時中。今日環球棣通。中外一家。列強之民。尙無等。尙一視。近於墨子兼愛之教。吾國之民。尙獨利。尙私益。近於楊子爲我之教。此中國所由不敵各強國之病根也。此爲我所由不敵兼愛之明效大驗也。然楊子之爲我。固不敵墨子之兼愛。而墨子之兼愛。自可決其不敵孔子之時中。所謂時中者何。夫亦曰在大學則爲

明德親民。在中庸則爲成己成物。在論語則爲己立立人。已達達人。在孟子則爲獨善其身兼善天下。旣無獨益私利。楊子爲我之害。又無無等一視墨子兼愛之弊也。若武氏者。行乞苦募興學育才。五十年如一日。專顧公德。不存私見。其非楊子爲我之教不待言矣。然如此之行。果墨子兼愛之教乎。抑孔子時中之教乎。秀敢直斷其爲孔子時中之教也。何也。武氏事母以純孝聞。敬愛其親。如天帝然。異於路人者。殆千萬倍。固未嘗親疏無等。厚薄一視也。其興學育才也。明德復親民也。成己復成物也。已立復立人。已達

復達人也。獨善其身。復兼善天下也。倘吾鄉人皆能效法武氏。去楊子爲我之見。而共守孔子時中之教焉。又何畏乎墨子之兼愛哉。何以言之。孟子曰。墨子兼愛。是無父也。人之不能無親疏厚薄。天理人情之自然。亘萬古而不易者也。今日列強其尙鼎盛。安然無恙者。無非賴其教中所標敬天主義。入人已深。十人中尙有七八人。皆時時刻刻。敬畏上帝。而不敢或肆。及其物力尙充。衣食有餘。人人無飢寒之害。兩大端以相維持。其國於不敝也。近數年來。其國格致之學益明。宗教之權將衰。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至其宗

教無人復信。兼之物產日耗。謀生較難。盜賊漸熾。風俗日囂。彼以其親疏無等。厚薄一視之民。而復無從前敬畏上帝之心。家給人足之風。以相震懾。保持其間。必人人各逞其力。各肆其權。互相爭雄。互相屠戮。勢已岌岌。不能自保。中國於其時。復以今後之以教以養。能明德親民。成已成物。已立立人。已達達人。獨善兼善。確守孔子時中之教之民。乘隙而代平其亂。吾知其流血伏尸之慘。有不忍言者矣。夫然後受創各國。皆競相悲嘆曰。昔日中國以私利獨益。近楊子爲我之故。而受我等侵制。今日我等復以無等一視。

近墨子兼愛之故。而受中國侵制。何先後之如出一轍也。則信乎楊子之爲我。不敵墨子之兼愛。墨子之兼愛。又不敵孔子之時中也。今而後吾等其知所從事矣。其共從事於孔子時中之教。而罔敢或背矣。吾等先進花之安有言。五百年後。孔教徧行全球。始猶疑之。今果然矣。此秀所揆諸中外之理。有固然。而即敢信中外之勢。有必至者也。禮運之大同。春秋之太平。中庸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孔子時中之教。之能強人國也。若是。而無識者。乃謂中國之弱。係專信孔教之故。孟子之闢楊子。而專宗

孔子以救今日中國爲我之害。而併以救他日各國兼愛之害也。若是而無識者。乃謂孟子攻擊楊墨。未免太甚。戰國後中國學術無競爭。無切磋。文明進化。爲之遲遲。皆孟子尸之。其是妄憑管見。橫詆先聖。何異以蠅鳩之微。而笑鯤鵬之大也。今武氏一乞人耳。不識一字。而孔子立教之大無不包。孟子守教之精莫能破者。皆於武氏一身發其大而抉其精也。武氏殆干城孔孟之教之大賢歟。因將稟稿付梓。併與張君清演成俗話。以廣其傳。忽憶及孟子所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數語而心怦怦然動矣。遂

興學創開

直書愚見如右云。光緒三十一年四月
山東歷城江鍾秀

山東堂邑乞人武訓興學俗話傳

常言說好事難成 好事難成 咳 嚙們中國人
可千萬別信這句話 一信這句話 就把我中
國全國人的臉面都丟去了 道是怎麼說呢 天
地間的人 單看有志氣無志氣 單看有心思無
心思 無論窮無論富 無論做官不做官 無論
有錢沒有錢 一心要做那件事 定然就能做到
了 不怕他千難萬難 甚麼能不能 就說嚙們
中國山東孔聖人 這是自古以來的第一個好人
要說是我們俗人 怎麼能彀趕上他 這便是

自己 輕看自己了 咳 這聖人也不過是個好人 並不是離人萬丈多高 叫人殼不着他的 明朝的時候有個王心齋 是個販鹽的 極不高的人 一次路過曲阜 到了孔聖人廟裏 看了 一看 就把前日的營業改了 後來成了一個大賢人 就入了聖廟呢 又有一個當兵的 名叫周小泉 聽見人家講說聖賢的道理 以後自己也立起志來 成就了一個好人 又有一個朱光信 賣柴度日 他不說自己不能成好人 決意要與聖賢一樣 還有窑匠韓樂吾 作事正派

人都欽敬他 種田的夏雲峰 存心公道 遠近
出名 朱子節織網出身 不肯虛假 鄉里們莫
不稱揚他 這些人後來都入了鄉賢祠 與聖人
同享萬世的祭祀 可見人要做聖賢們的事 都
沒有做不到的 那有說是不能的呢 咳這些人
兒 甚麼販鹽的 當兵的 賣柴的 種田的
作窩匠的 織網的 已算是些貧賤的了 以我
看來還算不起窮到十二分地位的 若比這些人
再窮一倍的 還能爲好人 作那聖賢想不到
的事 恐怕天地間 就沒有這一等人了 咳再

休說沒有 不但有這等人 且是比這些人 作
的事業還大一倍 這人是誰呢 我且說於大家
聽聽罷 這個人就是我們山東東昌府堂邑縣人
武訓便是 當初武訓本無名字 其名字是後來
縣官 就他一生行爲的事 給他起的 他父親
宗禹 當武訓三歲的時候就沒了 他母親終日
家指着他四鄉討飯 飢飢寒寒 境况是不能說
了 可就出奇武訓這討飯的時候 年紀雖然不
大 面貌不算醜陋 左邊頭上一溜怪毛 他與
他母親討來的飯 自己不吃 必得先請他母親

吃 有點好東西 卻先送到他母親咀唇上 咳
這小孩兒這麼樣窮 作的這事真也出奇的狠
誰知道他命運不好 到了七歲的時候 他母親
忽得大病一命去了 他便在街頭上號哭起來了
有鄰右鄉里見他年幼 實在可憐 就有給他
帽兒的 就有給他鞋兒的 就有給他破褲兒破
襖兒的 有給他一碗半碗兒粥飯的 白日裏四
處討飯 夜晚來宿在土地廟裏 過了幾年 看
見人家小學生 終日家上學堂 穿的暖絮絮的
吃的慰貼貼的 到了時候上學下學 終日家

聽講一些聖賢的道理 開一些知識 就懂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 這是天地間第一等好事 不禁心下暗動 又想了想 想在自己身上 連飯都沒的吃 還想入學堂嗎 就犯起難來了 這天正在莊頭討過早飯後 見來了一幫人兒 當頭一個老頭兒 後面跟着些年青的 成行成隊的 都是規規矩矩的 從武訓面前過去了 武訓定眼看時 一行兒走的脚步分毫不亂 有熟識的 恍然悟了原來是一幫學生 就問莊頭上的人 那老頭兒是誰 只見一位白鬍仔的老

翁 在衆人叢裏 對武訓說 今日天氣清和
他們先生學生 郊外踏青 散散步 活潑活潑
筋血 這是學堂裏的講究養生的道理 旁邊有
一位年青的 不禁的撇嘴搖頭說 你這叫化子
走開去罷 何苦你問這些事情 難道你還能上
學堂不成 這都是人家他爺爺爹爹們 拿出錢
來 請的有名的先生 來教養他兒孫的 這都
是些有福氣的人 纔能殼上學堂裏來 像你今
天飯門 還不知那裏去摸 何苦的打聽這些古
典呢 去去去 武訓這人 平素不肯輕易開口

一問了這句話 當下被年青的奚落了一頓
不禁的垂頭漫行 一路上悲歎起來了 他說我
祖上 並沒給我留下田產 我父親又早早的過
去了 到了上學的年紀 又不能上學 以後就
成了廢人呢 又想人都是一樣的人 一爲無錢
就不能上學 這就是天地間第一苦事 我武
氏一人 尙且這樣 天下如我武氏的 還不知
有多少呢 我姓武的一人不上學 成了廢人
還不值甚麼 天下人都如我姓武的這麼窮法
這就窮的大了 窮的廣了 一人不學 一人窮

人人不學人人窮 往後看來 窮人多了 還不
知鬧出些甚麼事來 第一是人窮了不好廉恥
甚麼做賊爲娼賭博吸洋煙誑騙劫奪 都能做出
來了 到了這時候 有錢的過着也不安穩 窮
的也不知死活了 這個不學的毛病 這就是個
根子了 一旦上天降下災患來 敵國施了強勁
的手段 這就了了不得 我想討碗飯吃 還
怕沒處去討 莫如我這叫化子 先出個頭兒
捐辦個學堂 往後這不討飯吃的 就更樂意辦
了 把主意一定 就跑到孔聖人廟裡磕了數十

個響頭 就自誓着說 我姓武的 必定要使天下窮人都識了字 明白了老聖人爺的道理纔干休 聖人爺若肯保佑我姓武的不死 我姓武的就一天不能把老聖人爺來 丟在九霄以外 誓罷了 立起身來 就決意要辦這興學的事情 咳這叫化子 怎麼能穀辦興學堂的事情 這豈不是疥蝦蟆想吃天鵝肉嗎 是萬萬不能的了 咳誰知他年青力氣又壯 勤勤儉儉日日往四鄉乞食 劣的自己吃了 所有一些好的 即變賣成錢 號於人說 吾將積下些錢 創辦個學堂

以便窮人上不起學的念書 如見有穿好衣裳
的 即便跪下要錢 哀哀求告 一日向富家年
青子弟要錢 人家不給他 他拉着人家衣裳
不教人家走 那年青的子弟拾起一塊土兒 給
他說 汝若能吃了這一塊土 吾即給汝一個錢
他立將土塊即刻吃了 毫無難色 那年青的
子弟 遂就給他一個錢 又向富室大門上討飯
要錢 那些犬兒咬他 他即吐那些犬兒說 犬
兒犬兒你別咬 我姓武的錯不了 還是指辦箇
學堂纔好 那犬兒即立俯首貼耳而去 他閒時

打柴賣柴 賺一文就積着 積成一百文 後來
又紡麻賣繩 賺了錢來不花 積到一千文 就
求告有錢的主人 給他生息起來 若是不能做
買賣的時候 就給人家推礮磨麵 不肯脫滑
將牲口的繩套 拴在自己身上 轉起來比牲口
還快 所以磨麵的人家 都爭着用他 常常在
街頭上 大喊推礮推礮 祇管推不管羅 管羅
錢還多 如此賺一千文 即求主人生息 積了
三十餘年 積了九千多串 在堂邑柳林集地方
要立個學堂 就尋着本地鄉紳 說明白自己的

意思 央求鄉紳們管理 鄉紳們見武訓是個無家無產的人 就說道「武訓 你這錢不是容易來的 你有這宗錢項 何不在此買成田畝 娶個媳婦 豈不成一家人家呢 又能接續你祖上的香烟 何等不好呢 若這立學堂的事情 是稍有碗飯吃的人家幹的 你又何苦呢」 武訓說「我的志向不是如此 人生一世 富貴榮華 全是天命的 我一身本來是個窮人 我就安窮樂命了 不可妄想 若是我該享受富貴榮華 斷不至東奔西顛 這等光景 我就是妄想

從這買成田畝 娶了媳婦 後來有了不肖子孫
我這田產 是斷乎不能長有的 或是遭場橫
禍 就不好了 但是若人人能識些字 明白一
些聖人爺的道理 以後就能混事 可免凍餓了
并能知廉恥了 上天所命 就是這樣 還求
衆位老爺們費心 我姓武的就感恩不盡了 說
罷就接三連四底磕頭 衆鄉紳見他這一片熱誠
就唯唯從命 遂買了一處宅子 房屋有十餘
座 買地兩頃七十餘畝 下餘的二千餘串 存
給舖家生息 預備著請先生修房子的花用 修

成房宅以後 衆鄉紳們把武訓請在面前 說明
花費了多少 下存有多少 一五一十底 說給
他聽了 武訓說「我既拜託衆位老爺 一切事
情 我都不管 還求衆位老爺們費心罷」 說
罷這話又往館陶地方去了 這時候氣力正大
頭上左邊的一塊怪毛 這一天被剃頭匠 誤給
他剃去了 因又在右邊留了一塊怪毛 仍然是
討飯賣力 一天一天的混 越混越高興 行常
裏自己唱起來說 左邊留了右邊留 修個學堂
不煩愁 待了數年 又積了五千餘串 又求館

陶的鄉紳們 在鴉莊地方 買了房子一處 地
五十餘畝 也憑衆鄉紳們管理 學堂成了又向
臨清州去了 這時候年紀已過四十 血氣漸漸
的衰了 足步漸漸的不壯了 就得了個筋骨疼
的毛病 又勉強著募化了十六年 在史巷地方
立了學堂一所 學生也有三四十人 款項到
也穀了 武訓也時常裡到三處學堂裡去看看
一日往柳林集學堂去 進門時 被門將頭碰着
他便笑着說 碰個頭出出火 教化天下就是
我 或見先生教訓學生有不用心的 他就跪求

先生說看我面上，求先生多施恩誨於學生。見學生有懶惰的，就跪下不起。教學生們自己改悔。先生學生見他這樣的心誠，往後也不敢懈怠了。這三處學堂的名聲，一天好似一天。這三州縣的人，莫有一個不贊揚武訓的。不必說了。算起來武訓五十餘年，積錢也不少。難得是自己一文不肯妄費，就是當時作大官的大人們，作州縣的老爺們，敬他憐他，或取一些銀錢給他，他則快快受下，磕頭數十，謝謝人家。退則仍入諸學堂，以爲常年的花項，或

請他坐酒席 吃便飯 或給他送酒席 送衣服
他則僅僅磕頭謝謝人家的美意 說我就心領
了 所賜酒食衣服概不敢收 仍東街討飯 西
街討飯 食糠粃 衣藍縷 如平常一般 我思
這武訓 不過是一個乞丐 他未嘗有作督撫的
大帥們 作司道府廳州縣的大人老爺們 各處
教官教習老爺師爺們 教育人的權柄 他確爲
何五十餘年 不吃一頓好飯 不穿一件好衣
日日夜夜 汲汲皇皇的 辦這個學堂呢 他的
意思我知道了 我且細細的說於大家聽聽 他

的意思 蓋深恨窮人不獲上學 遂成了廢人
因此就不能作官 爲
國家出力 致國家教民養民諸事 及一切內患
外患 俱無人實心去興辦 並竭力去抵當 將
來還不知我這堂堂大國 弄成個甚麼樣子呢
若是我姓武的 得能有錢上學 安知不能作了
官 爲
國家出大力呢 由這裡看起來 一切少衣食的
乞人中 不知道消滅了多少英雄呢 我姓武的
竊思後來

國家日艱難起一日 急急求英雄不得 必屢屢
下札諭 強迫一切人等捐辦款項 廣興學堂
無論有錢的無錢的 皆得上學呢 那時候惜錢
如命的人 必以無錢設立學堂 爲推諉妙法呢
因是學堂不能徧立 我堂堂大國 將卒受大
害呢 何如我這當乞丐的 先辦一點至誠心
立起個學堂來給他們看看呢 教他們知道極貧
極賤 無一仗賴 嗷嗷待死 赤剝剝的個討飯
的 尙能因受了人的奚落一場 即便立起志來
鬥起氣來 立了三個學堂 教育行三州縣

凡屬城鄉少有衣食的 父老們 兄弟們 皆當
捐錢興學 共爲
國家造就些人才 給我堂堂大國生生色 不教
人家天天看不起 日日欺負咱 想到此地 尙
敢擁些錢財 故意推諉不辦嗎 若是有錢 故
意的推諉不辦 不惟對不起國家 就是連俺這
叫化仔 也對不起了 我無非爲着世上有錢的
人 只管自己子孫上學 不肯出點善心 捨施
幾個錢 教人家窮人子孫 也得上幾年學 識
幾個字 明白些聖人爺的道理 成就個好人

那知道專管自家 不管大家 到後來世界弄的
不好了 連自家也弄得個無立脚的地處了 那
時候纔知到出來管顧大家 不也晚了 我這山
東 泰山高的狠 東海深的狠 聖人爺的教化
好的狠 倘若是我們不趁着這
國家尙未下諭廣興學堂的時候 先出來賺起這
個首功來 我姓武的面仔上不好看還不要緊
泰山東海生長不出個人物來 泰山東海面仔上
不好看 聖人爺的教化 造就不出個人物來
聖人的爺的面子上不好看 自古來都說我山東

的山水人物 是冠絕天下的 今乃如此 從此
後天下的人 尚有看起我山東的嗎 尚有看起我
山東的嗎 武訓的意思 無非如此 誰料想到了
光緒二十三年的時候 他就不好了 四月裏得
了大病 臥床不起者好幾天 將咽氣的時候 他
自己忽然扒起切齒自罵曰 汝姓武的 幼年的
時候 在聖人爺的廟裏 發的誓 是必使天下
窮人都識些字 明白些聖人爺的道理纔止住
到如今僅僅立了三處學堂 天下的窮人不識字
的 尚多的狠 汝死後有何面目見老聖人爺呢

我性武的今日實在沒有旁的法仔了 只有死
後作個靈鬼幫助那些有熱心的人 處處設立學
堂罷 說完 忽然又臥下 霎時忽然又扒起來
向空大喊曰 老聖人爺 如有靈感 還求施個
妙法 教我姓武的不死 我姓武的 當走徧天
下 徧設學堂 總要使天下窮人都識了字 明
白了你老人家的道理 我姓武的那時纔肯干休
說完 向空大喊三聲 老聖人呀 老聖人呀
老聖人呀 誰知宏誓未完 大限已到 聖人爺
即有靈感 亦難使個妙法 教他不死 武訓霎時

即一命亡去 痛得三州縣學堂裏的人 了也了
不得 三州縣鄉紳們 歛錢給他出殯 婦人們
小孩們 聽說的莫有一個不下淚的 後來三
州縣官紳們 給他懸像 掛在學堂裏 人人參
拜 前任臨清州莊鴻烈 因爲他無名 就命個
名兒叫做武訓 就是爲着他能捐辦學堂 訓誨
人的意思 又是爲着他辦起學堂以後 仍不向
學堂中 沾一點便宜 不似那些好利的 借着學
堂名目 歛錢肥己 教人痛恨 因生出若干謗言
遂又詳上來 給前任巡撫部院周大帥奏請旌表

國家遂教他入了忠義祠 後來羅正鈞提學 又
詳請山東巡撫袁樹勳奏請飭下國史館爲他立獨
行傳 因爲隔着遠的地方 還有不知道的 我們
因此說與大家聽聽 要大家知道 不立學堂
是不行的了 不學是不行的了 他們外國人
百人中識字的 常有八九十人 嚙們中國人
識字的十人中不過兩人 這麼比起來 不差的
多了嗎 今後不學 就一天窮似一天 因着窮
就一天弱似一天 你看外洋 無一條不是從
學裏來的 有了洋布 嚙們的大布 就賣不動

了有了洋線 嚙們的綿線 使的就少了 况且洋
油洋粉洋火洋鍼洋傘洋釘洋糖洋白銅洋藥水
那一條不是從學裏來的 他的價碼又便宜 貨
物又刮淨 嚙這不學的做的物 就敵不過人家
咳嚙這不學的 吃虧大了 今天不學 明天
不學 再待幾年 還可說得嗎 嚙們鄰家又多
越南地方 法國是嚙們鄰家 青島地方 德國
是嚙們鄰家 東三省地方以外 日本又成了嚙
的鄰家 新疆以北 俄國又是嚙們鄰家 西藏
地方以外 英國是嚙們鄰家 往後不學 嚙們

鄰家恥笑起來 說嚙們面前有井 還覺着是平坦
大路了 幸虧了有武訓 這麼一個人在咸豐同
治年間 就抖起精神來 興辦開了學堂 也不
愧生在山東地方了 山莫有高起泰山的 水莫
有深起東海的 人莫有赶上孔聖人的 這山東靈
秀所孕育的 四千年來不能僅有個孔聖人 誰
知道第一個興辦學堂 光復老聖人爺的大道
就在這個武訓討飯吃的一人呢 當那時候
國家還沒變法自強呢 他就早早下手興辦開了
這人是個瘋子嗎 是個傻子嗎 是個不知錢

財中用的嗎 咳呀這人不是討飯吃的 乃是個
討命來的 一爲討命 必得討飯 要知道這人
不是爲自己討飯 乃是爲衆人討飯 不是爲三
州縣人討飯 乃是爲全省人討飯 不是爲全省
人討飯 乃是爲全國人討飯 我中國二十三省
省 億萬萬生民 都如武訓這人一樣 就不愁
沒飯吃了 吾今日敢持是以爲山東年老的勸年
青的勸 並敢持是以爲天下年老的勸年青的勸
贊曰 武訓武訓 眞箇國民 無家又無業
立了三箇學堂 教訓了多少人 成就了多

少人 本身積了一萬七千餘串 却自己不肯
妄用一文 武訓武訓 孔孟以後 未之前聞

武七傳

宜賓陳代卿

武七堂邑人家貧乞食村落間長而有力常爲人轉磨負繩作牛馬走所得傭錢積不用數年至二百餘千黠者爲之謀曰汝錢自蓄毫無生發何勿放母生子他日不勝用也武難其人黠者願爲代謀武盡以予之仍作苦白食不用一錢黠者以其樸拙從而乾沒之武屢索不得自念辛苦得來頓歸烏有憤極而病臥不知人嘗騰中忽夢人語之曰汝一生困苦無大享受能創建義學方有轉機旣寤述所夢於柳林歲貢楊樹坊楊曰義學非可赤手辦汝後有錢交我

存決不汝負母聽非人言一誤再誤也武復爲人傭
又數年積存數百千悉付楊子母兼權增高繼長楊
勸令娶婦爲嗣續計武不可曰吾前夢未始一刻忘
今將以此錢設義學也楊議令設於本莊武莊距柳
林尙隔數里嫌本莊涉於私且慮奸人侵吞不如柳
林大莊乃購腴田若干畝建置學屋近莊聞其義舉
皆捐助儲蓄旣富租粒出納俱爲定章次第設經蒙
二席延諸生訓蒙經席則請孝廉主講薪脩豐隆禮
待尤極優異入學日武先與塾師叩頭次徧拜諸生
童具盛饌請邑紳陪塾師飲自立門外屏息以俟讌

罷而後啜其餘瀝自以乞人不敢與塾師抗席也開館後武在塾守候一日見塾師晝寢武長跪床前久之塾師醒見武驚起自是不復晝寢武遇學生嬉戲亦向長跪學生遂相戒不敢出位人有樂施無多寡必叩頭謝口喃喃爲詞俚而有韻蓋天籟也邑令聞而義之呼至署問之不言與之食不食而去余同年聊城張廣文玉榮言其人頭蓄髮一握蓄左則去右蓄右則去左貌寢身肥蠢蠢然鄉愚也與之蒸餅則食碎留整賣之以助公費延之入座不可命至明倫堂小憩從之俯仰四顧逡巡而出所設義學始於柳

林次臨清館陶凡四所遠近皆呼爲善人年五十餘而卒邑人感其義爲立祠於柳林以祀之余初聞張言旣晤楊竺生孝廉所言皆同庚子四月又晤余門人堂邑學博孝鴻基所言尤詳遂集所聞而爲之傳竺生又言武七未歿數年前每見少婦必叩頭乞爲義子或訝而詰之則曰吾天罰寒乞目不識丁今生已矣願來生投善地有福讀書耳嗟乎此丐孜孜爲善五十餘年其視讀書之可貴乃至是也彼以讀書無福冀幸來生今之讀書者顧不知爲有福又何其多也

此文係山東堂邑縣署爲行乞興學義民武訓請
旌底案卷中所附存者也不知何故遺失被歷城
縣東北鄉江村紙坊拾得經江公壽峯胞弟鍾瑞
檢出携歸家中置之案頭於赴省之便舉以告其
兄江公迨江公旋家時正開閱間讀至願來生投
善地有福讀書耳句適其夫人王氏抱令子希張
至不覺相顧失笑蓋是時希張生甫五月前生之
夕江公夢遊至上界見諸神羅列內有一行乞叟
忽化小兒公遽携之歸旣寤而希張生今此武乞
人傳又適爲公得益見因緣湊合有莫知其然而

然者考夙因之說自古多有羊祜前生爲李氏子
梁元帝前生爲眇目僧劉沈前生爲牛僧孺范祖
禹前生爲鄧禹郭祥正前生爲李太白夏原吉前
生爲屈原之類是皆正史所載班班可考古今所
傳信不爲誣蓋人肉身有生死性身無生死肉身
秉之父母性身秉之上帝所以儒有游魂爲變之
說釋有輪迴三世之論讀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
汝三歲時觀恒河水乃至於今年六十二與昔所
見宛然無異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嘗皺皺者
爲變不皺者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

明此則知世人所執死後斷滅之說不攻自破矣
今觀武訓以一乞人生值清末孔教衰微教育不
振之時乃毅然行乞積錢興學育才於柳林臨清
館陶間設立義學數處一生不肯娶妻育子熒然
孤身鶉衣百結如苦行頭陀狀歿後邑人爲之立
祠建坊山東巡撫袁公樹勛提學使羅公正鈞爲
之奏請宣付史館立傳善乎張南通之言曰武訓
一至微至賤之叫化子古今中外所最鄙夷之人
而能爲古今中外所極光明極偉大之事一念專
誠終身赴之論其仁則大仁論其智則大智論其

勇則大勇論其信則大信雖名公大人不能與之
方駕並軌武訓雖死武訓之心至今未死蓋當其
行乞興學之始其願力其精神固欲舉萬國人人
而納之教育之中也深願世之閱是傳者體武訓
之志仿武訓之行繼續達其未了之願務使全球
萬國無一人不讀書不識字作好人行好事而後
已則武訓之心可以大慰也夫民國十三年十一
月冬至日直隸大名臨安張知睿敬跋

通州師範學校演說山東義丐武訓事

通州張 謇

今日是簡易科生卒業 卒業之後 要到各小學
校擔當教員之事 在校諸生有同學之情 即有
相與考察研究匡救挾持之義 今爲諸生說一中
國世界極光明極偉大之叫花子 此叫花子名武
訓 山東堂邑縣人 十歲左右 父母俱死 窮
無所依 乞食爲活 見人家與他同年歲的上學
學生 便感傷自己失了父母的孤苦 發一個大
教育志願 當時積世界看得教育 最大者書院

其次義學 他就日間乞食於四鄰 乞得之錢 日日積存 非雨雪不能行乞 必不用以買食 又買麻於夜間績之 棲一古廟 既所積至數十千 則求存於信實可靠之舖戶 聽人予息 而又積之久 乃人人知此叫花子之篤實 憐之信之 所得之錢 較他叫花者多 如是者蓋三十餘年 本息積至一萬七千 存錢漸多時 乃求一有鄉望可靠之董事存之 說明要立義學的志願 以是地方上人格外敬他 人或勸其娶妻成家 武曰不可 無妻則我平生所乞之錢 我得

專主 有妻則有子 衣食須分我之錢 我即不能專主 不能成我之事 達我之志願 人或讓室以處之 亦不願 終身鶉衣百結 棲止古廟而已 五十歲以其所積之數 訪之存錢之董事 可造兩義學 乃先至堂邑柳林集買地構造 繼至館陶見僧人了證在楊莊設一義學 助資三百千 後至臨清又立一義學 地方即以其名名之 曰武訓義學 廣延教師 教鄰近貧家子弟 武仍乞食 乞食之時 訪問學中教師盡心否 學生用功否 立品否 知某學生某時不用功

某事不立品 則至學跪於此學生之前而泣 某
教師不盡心 即至學跪於此教師之前而泣 由
是學生感之 教師感之 皆有效 光緒二十二
年卒 年五十九 庚子以後 上諭令各省興辦
學校 地方官即將其義學改爲小學 仍名曰武
訓 山東巡撫爲之奏聞於朝 小學爲照一像
刻石度於小學 視之仍鶉衣百結之叫花子也
偉矣哉 天下無一類人中不可出絕大人物 曾
子曰人能宏道 非道宏人 若武訓可謂能宏道
可當絕大人物 以常情論 士大夫小發跡

變易其素守 一叫花子發財即窮奢極欲 蕩盡
其貲 而復爲叫花子 亦道德上責備所不及
叫花子者 古今中外所看爲最鄙夷之人也 以
常理論 叫花子能有數百數千之積蓄 買田置
宅 娶妻生子 安居樂業 即不興學 或勸其
出錢以助地方之興學 而叫花子或願出或不願
出 人亦不能以責備平常富戶者責之 更不能
以責備涼血之士大夫者責之 叫花子者古今中
外人目中最易寬恕之人也 山東者畿南之大省
即以本朝論 名人不少 大富極貴 小富小

貴之人 更不能數紀 武訓一至微極賤之匹夫
耳 一念顛誠 遂在中國自造出極偉大極光明
之世界 論其仁則大仁 論其智則大智 論其
廉則大廉 論其勇則大勇 論其信則大信 種
種美德 皆其一念之顛誠造之 論其品地 非
特浮雲朝露之大富極貴人不能望 即世所謂名
人 亦不能與之方駕而並軌 爲其所處極低極
苦 成就極高極卓 孔子言欲立立人 欲達達
人 言有教無類 墨子言兼愛 言尙同 若武
訓可謂眞知孔墨之意 行孔墨之道者矣 盡天

下之人 無論如何窮 盡天下之事 無論如何
難 必無過於叫花子 必無過於叫花子之興學
而武訓竟以一叫花子化爲天際真人 卓立於
萬物之表 是則六洲萬國之教育者 皆當崇奉
者也 走之自問 萬萬不及 更不必說 走勉
之 諸生勉之 心目夢寐中 當常懸一叫花子
武訓之像

興學創聞

附錄江希張先生九歲時所著論語季氏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節演說併王上將芝祥跋

這一章的大旨 只重在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三句話 夫子當日早知後日專制到了極點的時代不均不和因着也不安 惡官劣紳 就魚肉平民 奸商市儈 就壟壟利權 金錢越多 情欲越甚 要說妻妾 就粉白黛綠的 或四五人或七八人或數十人不等 要說財貨 就山堆海積的 或數十萬或數百萬或數千萬不等 要說田宅 就橫市徧野的 或數十處或數百處或數千

處不等 這貧民生活艱難 胼手胝足 或一輩子無一妻室 或手中無一文錢 或脚下無立錫地 不均不平的程度 竟然到了這樣極處 凡事到了極處 就要返回來 因此無量無邊貧民憂愁悽慘的憤氣 這纔凝聚的生了一般特出的人物 矯枉過正 著書立說 提倡公妻公財公產的主義 傳佈社會 貧民因他的學說 狠有利於他 一唱百和 千和萬和 或萬萬和 大家起來就合富民爭奪 洩他那素日不平的憤氣 到這時候必定流血千里 伏尸百萬 殺戮的

幾百里 幾乎無了人煙 所以夫子於季氏將伐
顓臾一事 特特的發明其旨義 又注重這均和
二字 使天下萬世永不患貧患寡 長長安寧
這均和的真方法 就在禮運大同一篇 老有所
終 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 矜寡孤獨廢疾有所
養 那四句話 那真精神 就在上論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 那一節書要是夫子當
日得着行道 這些事早已辦到 宏願早已償了
那不很好嗎 誰知天時不到 地利未通 人
和未至 夫子就是有這大願 有這本領 也是

白着 今日天時已到 地利已通 人和已至
夫子的大願可以償還 夫子的本領可以施展
小子雖下愚極不肖 然幸于二千年前 早就合
夫子結下一箇大因緣 今日特來爲吾夫子償還
這個大願 施展這個本領 旁的也無方法 就
是竭力盡心辦起萬國道德會來 首先發行萬國
道德會誌 每月一册 共分七類 首孔教 次道
教 佛教 基督教 回教 及科哲學 而胥通貫
于道德 因爲道德就是眞理 就是公理 也就
是一本 一本散爲萬殊 萬殊仍歸一本 凡設

有道德會的地處 竭力勸請他 仰念夫子發下的宏願 各各出其有餘立安老院使老的有所終 作工廠使壯的有所用 懷少堂使幼的有所長 濟窮所使矜寡孤獨廢疾的有所養 損極富以益極貧 損有餘而補不足 大學所說那平天下的話 就在這事上徵實呢 這樣不說公妻就自然外無曠夫 不說公財就自然不至無衣無食 不說公產就自然不至無田無宅 這近來公妻公財公產逼人強行的趨勢 自然不禁止就消散了呢 但是這樣大功德 大事業 不是有極大智

慧極大仁慈極大勇敢的人辦不到像那南通張季直下邳劉仁航兩先生捨家產捨身命辦這事的是不用說了中外人人早已共知噫就像小子祖母的父親同邑曲家莊曲姓諱萬松字壽山旌君的歷史也可以說說給大家聽聽外曾祖父生來樸直錢財不苟守身謹慎台人相交信實事父母孝順幼年貧苦的很種園以爲生活到了年長勤儉致富家財積好幾萬田地置了三百多畝商號立有十幾處本身只生有一子一女胞弟萬梧夫婦生有五

子一女 因亂捐軀 外曾祖父撫遺孤 就像自
己的兒女 外曾祖母何氏也這樣外曾祖父一日
讀論語到了這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幾句話
就長歎說 聖人的話 豈但是治國的好法子
也是持家的大道理 像吾只生一男 弟有五子
要吾去世 兄弟分家 吾兒獨取財產一半
五姪共取財產一半 多寡不同 貧富難齊 因
此就分財產爲六份 姪得五 兒得一 堂弟萬
柏萬株貧無子 都給他立嗣置產 萬桐有子少
失業 收養起來也給他田宅數畝 旁的鄰里鄉

黨等着他以舉火的 又很多的 歿後十餘年
同邑縉紳先生 具狀官府 給他請旌於朝 入
了忠義孝悌詞 到如今人還稱揚不忘 他那子
孫很多 無甚貧也無甚富 都得安居度日 飽
食煖衣的快樂 夫子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三
句話 于外曾祖父的處家 得其實證實驗 鐵
嶺郭鑑襄太史 曾爲作傳行世 要是人人皆這
樣存心 皆這樣辦事 天下有何難太平呢 大
同何難辦到呢 小子今敢垂涕泣 具馨香 替
這窮獨同胞 泣求到有財有勢的諸先生說 均

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這三句話 是該再三注意的
篇中特特提出張季直劉仁航曲壽山三先生
以爲矜式者 祥窈窕神童之用意係以此絕大
事業非由極小不能做起絕難事業非由極易
不能做起季直先生化家爲縣可稱模範縣仁
航先生化家爲村可稱模範村壽山先生化身
爲家可稱模範家再本此意進而辦理模範省
模範國則化身爲家化家爲村化村爲縣化縣
爲省化省爲國化國爲天下孔子大同之志願

即於是償之矣竊稽首頓首以求吾國人人之
奮發興起也王芝祥跋

跋

本書作者歷城江壽峯先生也當時鑑於清末人心日壞倫常式微道德墜落一般醉心新文化之士又矯枉過正主張廢孔先生淵博之士不忍坐視此數千年歷史文化中心之孔教滅絕於一旦乃崛然興起奔走呼號矢志扶持著有孔孟圖歌庶人禮略等書流傳海內冀人人了解聖道之真諦共負衛道之重責雖幾遭擢殘拂逆終能再接再厲他人視之若癡若狂而自處猶泰然也自彼以還國事蝸蟻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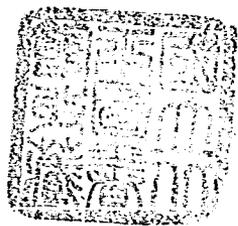
叵測有識者已知尊孔爲救亡之急務而今日之當局又復提倡建修孔廟舉行祀孔典禮以恢復固有道德作建設興沒民族之基礎噫壽峰先生三十年前所奔走呼號以提倡之者今竟實現矣先生之眼光遠大識見卓絕豈不令人欽遲哉復恐世人怵於事體重大畏難不前因列舉武訓之事蹟以樹楷模用昭激勸喚醒甘自暴棄之輩此本書之所以作也夫武訓一乞丐耳貧賤庸愚達於極點猶能熱心興學以盡匹夫之責彼有智識有經濟有地位者若自

諉爲爲不能是直不欲爲長者折枝之類豈真不能哉嗚呼武訓堅苦卓絕之精神非先生何以彰而先生衛道之苦衷亦可於此書表現於萬一也惟是書成就在亡清之末內容材料取自彼時故措詞之間或有不合時宜之處幸閱者採其精神重其力行虛心觀察反身飯己若聞風以興起當鼓舞以奮發所謂取人爲善與人爲善萬勿以辭害意則庶幾矣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六日萬國道德總會編輯
科謹跋

興學創聞

四



萬國道德總會售書目錄

北平東四三條十二號

大字木板
毛邊紙印

甲種四書白話解說

共十四冊
帶套二函

大洋

二元七角

外埠加郵費
五角

大字木板
油光紙印

乙種四書白話解說

共十四冊

大洋

一元六角

外埠加郵費
二角五分

中字木板
油光紙印

丙種四書白話解說

共十四冊

大洋

一元二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
二角五分

大字木板
毛邊紙印

息戰論

一冊

大洋

二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
五分

大字木板
毛邊紙印

道德經白話解說

二冊

大洋

三角二分

外埠加郵費
八分

中字木板
毛邊紙印

禮運白話解說

一冊

大洋

一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
三分

大字
鉛印

四書白話演說

一冊

大洋

二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
五分

江慕渠先生在

平錫

演詞

一冊

大洋

五分

外埠加郵費
一分

大千圖

說

三冊

大洋

八角

角

外埠加郵費
一毛五分

石印
油光紙印

四書白話解說

全

函部

大洋

八角

角

外埠加郵費
一角五分

鉛印	鉛印	鉛印	鉛印	鉛印	木板	木板
性理修齊合編	篤行錄	講演常識	單級教學法	孔孟圖歌	武義士興學始末記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大洋一角五分	大洋一角五分	大洋一分五厘	大洋一角五分	大洋二角四分	大洋一角七分	
外埠加郵費五分	外埠加郵費五分	外埠加郵費一分	外埠加郵費二分	外埠加郵費三分	外埠加郵費三分	

外埠函購先將書價由郵局匯下郵票代價與現洋通用但以五元爲限

上項書籍每種訂購十部以上者按九五折郵費不折五十部以上者按九折

注意 凡函購各書時務將地址註清以便照寄否則如有遺失本會概不負責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再版

興學創聞 平裝全一冊

(外埠加郵費二分)

定價 大洋壹角

編者 歷城江壽峯

北平前外楊梅竹斜街

印刷者 中華印書局

電話南局一六七三號

發行處 萬國道德總會

代售處 中華印書局各大書館

#75
131402

8
1977年11月

131402

武川